

梁启超
愛的教育

寶貝你們好嗎



穆卓 编

梁启超^(著)
超爱的教育·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

寶貝们好啊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爱的教育·给孩子们的
400余封家书 / 穆卓编.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203-07641-4

I. ①宝… II. ①穆… III. ①梁启超 (1873 ~ 1929)
—书信集 IV. ①B259.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45487号

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爱的教育·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

著 者：穆 卓

责任编辑：高 雷

装帧设计：思想工社

出版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10-62164516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16.25

字 数：300千字

印 数：1-10000册

版 次：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7641-4

定 价：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館在北海快雪堂地方你甚了你遠

寶貝思順

昨天松坡圖書館

天熱

不知道呢我每支復四日住清华三月往城裏入城即住馆中
閑了一天今天我一念個人獨住館裏天陰

雨我讀了一天的書晚間獨酌而吃了書
於孩子別要着急我並有惡夢而吃了酒水不是要吃的
也不讀了找我最愛的孩子談天

談什麼呢想不你來了

喊也起來了

你報事希望在那邊商民愛戴的忙

形令我甚歡喜了少時我常想一箇人安

梁启超信稿手迹
1923年11月5日
与思顺书（一）

用其所長。希哲善在國內混沌社會裏

頭混便一輩看不出半領毫無領事真是

換張領了了哉常說

天下事業無所謂
士大夫救濟天下和農夫善治其十畝之田所取就一樣

大小只要在自己責任內專自己力量

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希哲這樣勤

懶一做他小小的多便是天地間空了

地一個人我實在喜歡他

你孩子你氣不外為：娘、們希哲又

梁启超信稿手迹

1923年11月5日

与思顺书（二）

你孔姑奶奶和我打來，他們替你寄氣你媽，給思成他們的信，他們

氣不外你有趣得狠，平心而論愛女

他都怕爭取呼朋引伴，說我幫我分憂快他們淘氣，愛立

他打

見那裏會不愛女婿呢？但總是閒

接的愛是不矜持的，敬着我也
很愛他，我乍和你媽、說又怕一回，
愛的女兒，但要我愛他和愛你一樣，
久是不行的。

我對於你們的嫁姻得意份了，不怪我
覺你的方法好極了，由我當心視

梁启超信稿手迹
1923年11月5日
与思顺书（三）

審看定一箇人給你們介紹最後的決定在你們自己表想這真是理想的嫁妝制度。各孩子你想想希望如何老夫眼力不錯窮薇音又是我中二四的成功我希望以後你有二女：她們箇、都如此我希望著天下的婚姻

這是父母對於子女最後的責任

都像我們家孩子一樣唉但太費心力了像你這樣有怎麼第二女、

梁启超信稿手迹

1923年11月5日

与思顺书（四）

去年心血都含被你們破壞了你們兩
箇大的我所要力圖再成功但也是
多入緣故僥倖碰着機會才破壞把
據呢好孩子你說我這段還是少些
你們開口好吧還是多捺心呢

你媽在家寂寞得很和我說放
暑假時候很高興孩子们都上學便
問你慌這如是沒有你的像我這樣

梁启超信稿手迹
1923年11月5日
与思顺书（五）

一箇人獨處一室——我也不喫因為我吸
我的不喫便已忙不暇來但天下人只有
我箇像我這種脾氣呢

因為你那兩首詩才發覺是空

王姑娘近來體氣大壞我很擔心他也是

我們家庭最重要的人物他很能伺候我父
你們許多責任你不妨常寫些信給他

令他歡喜

我不來答應過年明早署假絕對不

梁启超信稿手迹

1923年11月5日

与思顺书（六）

講演帶着你們頑一箇夏天但前歲
天我已經答應了國子學署請了你講
他們共：要我一有空就來了

一月三

我明春要回陝西講演一箇月你

回來的時辰還不知我生家不呢

酒醒了不往了

耶

這兩箇字是王太守給他兒子行札的署名

十一月五日

梁啟超信稿手迹

1923年11月5日
与思顺书（七）

前言

1948年4月1日，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评选揭晓，81人当选，其中人文组的28人中，有兄弟两人同列榜上。四十五年后的199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中，他们的一位弟弟又名列其中，当选院士。

一门三院士，何等风光，何等令人羡慕。这在时下的中国科学史上绝无仅有，即便是放之于世界，也是屈指可数。

三院士为谁？

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

对不熟悉科学史的人来说，三人也许多少有点陌生，但他们的父亲却是谁也都知道的，这便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梁任公。

任公育有子女十四，成人者九，除此三子〔梁思成（二子）、梁思永（三子）、梁思礼（八子）〕因列名院士而爆得大名外，其余六子也各有成就。

长女梁思顺，自幼聪慧，还在很小的时候，课暇曾编有《艺衡馆词选》，颇受时界好评。

四子梁思忠，先后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后参加十九路军抗战，可惜因病早逝。

三女梁思庄，一生致力于图书馆事业，是公认全国首屈一指的图书馆专家。

五子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曾参与编写《中国近代

经济史》一书。

五女梁思懿，即任公信中的司马懿，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曾任职于中国红十字对外联络部，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

六女梁思宁，任公常称其为六六，早年投奔新四军，是陈毅手下的“特殊的兵”。

古人言：苟不教，父之过。梁家满门俊秀，自然与任公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

任公虽然忙于政治，却丝毫没有疏于对孩子们的教育。任公对自己的卓越智能信心满满，一心想把儿女导向正确的思想和行为轨道上，给予适当的教育，为他们将来铺路，使他们都有好的职业、婚姻，乃至前程。正如任公自己所言：“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保留至今的400余封家书中，满是父亲对孩子的期许，学者梁容若曾说：“（任公）有一部分白话信件，自然真挚，充满情趣，可以说是绝代妙文。有些寄给子女的信，看出似乎是模仿谢婉莹女士《寄小读者》的笔调。文坛名宿梁任公，追随后进的胡适之，从风而靡，这是有人指出过、惋惜过的，却绝料不到暗暗的他正在向他小儿女行辈的少女作风看齐。任公的进取、虚心、无我，真够令人惊叹了。”

任公给孩子们的信，保存至今的最早可以追溯到1911年9月19日。这年，武昌起义意外成功，令流亡日本十有三年却“（常想）有个什么机会回北京去”的任公跃跃欲试，“惟拨乱反治之大业，终未能责诸旦夕，非躬赴前往，难奏全功”。

是时候结束流亡赶回祖国了。为此，早在回国之前任公就定下了今后跻身政治的八字方针：“和袁、慰革、逼满、服汉”。9月16日，任公乘日轮天草丸从东京出发，踏上了阔别十三年的回国之路。两天后，船抵大连。随即，任公给还在日本的长女思顺发出了保留至今的第一封信。此后十七年中，除1914、1917两年未有家书外，其余十五年，任公每年都有家书与孩子往来，直到去世前三个多月。

十五年里，任公给孩子们的信少则每年几封，多则几十封，有的只有寥寥十几字，仅为报平安或交代家事，有的则长达几千字，或纵论时事，或畅谈家事，又或与子女谈心聊天。无一例外地，每一封信里，都透露着父亲浓浓的爱意，其情之真、其爱之切，几十年后读来，尤能被其强大的磁力一击命中并被深深吸引。

在给子女的信中，任公依然是“笔端饱含感情”，字字珠玑不再是投向敌人的锋利匕首，而是喷薄而出的慈父之爱。这种爱完全是一位父亲情感的宣泄，赤裸奔放、情真意切。在孩子们面前，任公不再是上马杀敌的战士，而仅仅是一位满心慈爱的父亲，甚至是平等交往的朋友。对长女思顺，任公常亲切地称其为“娴儿”、“宝贝思顺”、“顺儿”等；对小儿子思礼，往往以“老白鼻”相称，老白鼻者，老Baby也；对思懿，则干脆取外号为“司马懿”；至于思宁，却又以排行，呼为“六六”。后来，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同在国外，任公信时，又写作“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大孩子、小孩子们”。形式各异的称呼中映衬出的是父亲

的亲切与慈爱，慈父形象跃然纸上。

传统文化浸染出来的任公深知熟读古籍的重要——“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故而也要求孩子们熟读古籍，“温习谙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当年，思成、思永因车祸而住院，任公去信不忘交代两兄弟：“在院中读《论语》《孟子》《资治通鉴》，利用这时候多读点中国书也很好”；“吾欲汝以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次则将《左传》《战国策》全部浏览一遍。”对长女思顺也是一再叮嘱并有意培养：“大版《通鉴》不须汝索，已嘱擎一购寄，非久或将寄至矣。”任公的良苦用心，收效如何，梁思成后来回忆说：“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梁思成的朋友、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也说：“在我们历来所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梁思成、林徽因）是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的，因为他们不但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

在孩子们的学问上，任公既是严格的导师，又是慈爱的父亲。有一段时间，思成对自己所学甚感困惑，怀疑美国的死板仿古教学方法会使自己变成纯粹的画匠，任公知道后，写信劝慰道：“你觉得自已天才不能副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工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见。规矩不过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益其巧耳（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

火燉’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燉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已。”“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怎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馁，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人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作为父亲，任公虽然希望孩子们个个成才，却又不希望看到孩子们因忙于学习而致使身体有损，在给长女思顺的信里，任公一再告诫最宝贝的女儿：“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多年后，对远在美国的思成，任公也多次提醒他注意身体：“你们现在就要有这种彻底觉悟，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预备着将来广受孟子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者，我对于思成身子常常放心不下，就是为此。”只有真正疼爱孩子的父亲，才会在孩子的健康与学习之间，毫不迟疑地选择前者，哪怕是孩子们舍弃学习也在所不惜，这才是真正的父爱、大爱。

康有为去世后，任公帮忙料理后事，看到康有为家“八塌糊涂”，“最糟的是他一位女婿（三姑爷）。南海生时已经种种捣鬼，连偷带骗。南海现在负债六七万。至少有一半算是欠他的（他串同他人来盘剥）。现在还是他在那里把持，二姨太是三小姐的生母，现在当家，惟女儿、女婿之言是听，外人有什么办法。君勉任劳任怨想要整顿一下，便有‘干涉内政’的谎言，只好置之不理。他那两位世兄，和思忠、思庄同庚，现在还是一点事不懂（远不及达达、司马懿），活是两个傻大少（人尚不坏，但是饭桶，将来亦

怕变坏）。”昔日的恩师如今家破人亡，任公忍不住感慨万千：“像南海先生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全不会管教儿女，弄成这样局面。”又联想到自己的女儿、女婿，不禁多了一些安慰：“我们家孩子断不至下流，大概总可放心。”任公放心的前提自然是对孩子品格的满怀信心。这种信心来自积年累月、耳提面命的培养，其告诫每每流露于信中：“天气渐寒，祖父寒衣宜早备，睡席恐冷，可劝支床”；“欲行时汝必须挈诸弟往游存处辞行，至要，至要！”“闻汝到菲后，尚未有稟寄汝二叔，太疏忽了，可即寄一禀”，“今天葬礼完后，我叫忠忠、达达向二叔深深行一个礼，谢谢二叔替你们姐弟担任这一件大事。你们还要每人各写一封信叩谢才好。”从极为简单的礼仪教育起，以小见大，才能不至下流，也才能在将来堪当大任。对孩子性情的培养，任公又常常现身说法：“我生平对于自己的所做的事，总是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过多少，舒服日子也经过多少，老是那样子，到底意气消磨了没有？我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我狠怕他（思成）感受什么精神上刺激苦痛。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生当现在的中国人，悲观的资料太多了。”

信里的任公，又是一位幽默的顽童：“老白鼻天天说要到美国去，你们谁领他，我便贴四分邮票寄去。”“十一点了，王姨要来干涉了，快写，快写。”有时，任公甚至还会向女儿撒点小娇：“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利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他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当思成来信很少

时，任公又唠叨起来：“你来信总是太少了，老人爱怜儿女，在养病中以得你们的信为最大乐事，你在旅行中尤盼将所历者随时告我（明信片也好），以当卧游，又极盼新得的女儿常有信给我。”

任公信里感人和可借鉴者还有很多，编者才力有限，所讲万不及一。不过，其所透露出来的伟大父爱却是万万人所应该学习的，在感情缺乏、教子不当的今天，更值得借鉴。

梁思成后来曾说，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回忆父亲，梁思礼也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他一生写给他的孩子们的信有几百封。这是我们兄弟姐妹的一笔巨大财富，也是社会的一笔巨大财富。”诚哉斯言！

其实，何须儿孙辈们评价父亲对自己的影响，自己的成就上分明映着父亲的影子，那岂是一句话所能概括得了的。

穆卓

2012年2月22日凌晨2时于北京石榴园